

双塔



承续雅俗中和的本土美学

《家山》的语言与意蕴

刘大先

王跃文的《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这个作品不是仅仅局限于乡土家族史,或者寻根文学,或者某种地方叙事,虽然切入点是淑浦或者广义意义上的大湘西,但实际上通达更为广阔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性的叙事。

先是体现在语言方面。《家山》的语言有中国美学本土的创造,是从中国本土语言系统里面生发出来的创作。好几位评论家都讲到《家山》读起来不免让人联想到《红楼梦》,我初读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我认为这种语言风格来自于中国小说家言的世俗传统,这个传统我把它归结为中国的本土美学,即雅俗中和的传统。

中国美学的贡献很重要的就是中和。这个中和之美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中和之美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融合了精英雅正的传统,同时也结合民间俚俗的传统,把官方的“大传统”与民间的“小传统”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语言,不乏精英意识的引领,同时包蕴了丰富的民间语文,它们充满智慧,富于韵律,有自己内在的结构,丰富了美学的构成。

这本书给我总体阅读的印象是,文化融入到生活当中如盐入水,化合无痕,你感觉不到文化的僵硬符号搬运,却让文化的底蕴浸润其中。它的叙事腔调是从容笃定的,叙述节奏不是匆忙仓促的。现在很多小说的毛病是为了追求阅读快感,往往依赖于戏剧化和叙事速度,连带着让语言也充满紧张和刺激的元素。当然,现代派的传统,是淡化冲突和情节,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家山》的好处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地讲述,讲述家族的历史、文化的渊源、伦理的传承、德性的延续,是从生命与自然中生出来的语言,迂徐从容,摆脱了邪僻与怪诞,回归到雅俗融合,这是作品从语言上显示出的美学特点。

我还想谈的重点是,这本书从家乡和地方出发,但超越了地域观念,实际上讲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在近现代转型中断裂和连续的故事。还有中国人的性情,这里面体现得特别明显,也是文学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之外的独特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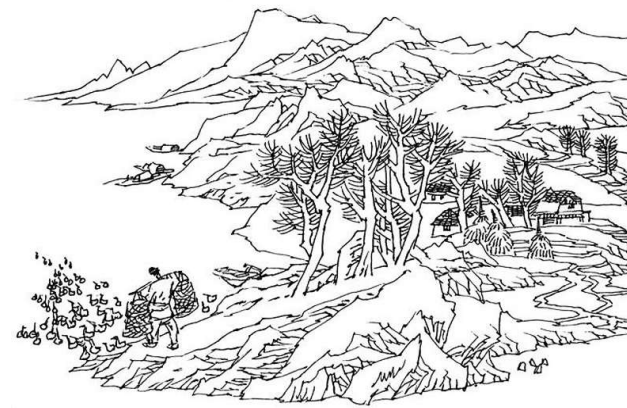
先讲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断裂和连续性。这部小说题材涉及从晚清开始到新世纪近一百年的时段,这个过程在一些历史叙述中往往处理成现代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模式,即强调断裂,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有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根性”的东西存在,维系着中国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之间的连续。

从《家山》中,我们经常看到婚丧嫁娶等一系列民间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习俗仪轨、信仰和精神世界,这是跟大传统相对应的。我们原先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是祭祀和战争,那么家之大事就是婚丧嫁娶。因此,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写家族史或者地方史,实际上写雅俗融合是维持由多元构成的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依然生生不息的根源。

小说里经常写到时代变了,人们穿的服装变了,发型变了……甚至人们的感受和情感结构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位移,但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关于传统精神的认同和践行依然是稳定的,能够维系今天的我们仍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东西也即精神文化的核心部分还在。这个不变的、稳固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传统,就是大小传统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根性。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性情是渗透在骨子里日用而不知的实践。它解释了在乡土共同体、家族共同体、地方共同体不断遭受现代化进程侵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会回望故乡、缅怀传统,为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节所触动。爱是一个现代概念,传统中国人更多讲的是情和义,即个体与集体、家庭与宗族、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彼此互渗。在这里,他们活成了一个真实的人,就是指不能像机器一样全凭冰冷的理性行事,也不能完全像动物一样凭借本能生活,一个真实的人总是充满天人交战,携带卑劣与崇高,背负挣扎与不甘……在这种人的丰富性中,我们看到小说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家山》是我近年来看过的非常有质感的小,从语言上来讲,细实、密实、结实、扎实,在观念上来说它突破了家族史的叙事,走出了新历史小说的窠臼,承续了雅俗中和的美学,写出了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赓续,透视了中国人的复杂性情,无愧于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这一说法。



《家山》插图 杨国平 绘

用闪电测量世界

孔令剑

《不可测量的闪电》(南方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是我的第二本诗集,距第一本诗集《阿基米德之点》出版不到3年时间,创作相对集中。现在能想起的,是在《阿基米德之点》出版后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确实欢喜甚至兴奋了一阵子,师友们祝贺、谈论、夸赞,新书分享会尤其是专门的研讨会召开前后,一批评论文章集中写了出来,报刊发表、公众号传播,大多是赞誉的温情、善意的抚摸,让我这个孤身奋战的写作者确实有些飘飘然。

但同时,这期间我一贯的理性的冷静在隐隐撬动着什么。我开始越来越看重评论文章末尾简短提到的不足和建议,耳边时常想起大家只言片语的意见。某些时刻,偶尔再次翻看自己的集子时,我也几度感到不满和羞愧。除了在诗集的书页上反复改动,我似乎再拿它没有别的办法。

我想,正是这种不满和羞愧,加速开启了《不可测量的闪电》的写作。逻辑很简单,它们不够好,那就用更好的把它们遮掩一下。

愿望是好的,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如果说“阿基米德之点”,是一名初写者在“自我”和“世界”之间企图建立某种联系的支点,它从小小“自我”出发,勇敢而孤独地面对庞杂“世界”,难免抽象、空泛、紧张而又绝对,那么《不可测量的闪电》正是要进入一种放松和开放,尤其对“自我”的突破和深化,和对“世界”的形象关照、现实指向。我似乎就是这样一类比较清醒的写作者,也会选择一个方向上持续前进,获取自己真正想要的。

观念如此,但写什么成了一个难题。我们的生活如此单一,所谓的“世界”也是有限,一名写作者要想写出作品,首先必须抓取一个个“诗歌事件”,用心灵、用直觉,也用头脑,然后才能进入具体的文字操作。当然,在心灵和文字之间,是更为漫长而焦虑的行程,有时是沟壑,需要数年才能完成。那段时期,除了零星获得一些诗歌的“灵感”之外,总体收效甚微。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要实现所谓的突破“自我”的目标,最终还是要回到“自我”的真切中。这或者是人类道路的模式,总要不断回到起点,不断迂回。我鼓励自己说,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从本质上不是,在现实中也不是,要回到“自我”,相信“自我”,尤其是有了第一本诗集艰难的探索。而且,一名诗人一定要提供自己最真诚、最独特的,才宝贵,有价值,也最不容易被别人的写作淹没。同时,这也是诗人在严格意义上得到确立的必须。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认知,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于是,我制定了一个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的写

作计划。每晚只读书,尽量早睡觉,确保6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最晚5点半起床。用初醒的空白,开始抓取诗的题材和句子,这样持续了大概3个月。一批作品的初稿就出来了。在每晚的读书中,我开始集中,只读和自己思考的主题有关的,不蔓不枝,还有一些必要的诗歌作品。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海德格尔关于“他人”的论述。“他人”在他的指引下,更正为与“自我”同在的部分。而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我更确切,并放弃了企图确定这种不确定的徒劳和失望,转而直面它们、享受它们。而“不可测量的闪电”就是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激动和清晰,我当即决定用作下一本诗集的名字。

有了名字,似乎草稿的修改和将要继续写出来的作品就有了一个核心。因为此前,我清晰地感受到,真正阻止我的,不是某一首诗生成的难度,而是自我对诗歌下一阶段的整体理解,它必须是它们当中的一首,而且要尽量好。“不可测量的闪电”就是天空阴云中最为夺目的,我抓住了它,它也降临了我。

与此同时,申报《诗刊》的“青春诗会”为我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现实动力。随后,我开始写一组直面“世界”的作品,这就是大家后来看到的《世界的情感》《世界的镜子》《世界的尺度》等。“世界”已经不在“我”中,而是“我”在世界中,并且“我”不是变得渺小,而是更阔大。虽然仍显观念化,但这种提升,似乎也影响了我其他作品的写作。

经过两年的努力,我幸运入选,并如愿以“不可测量的闪电”来命名这本诗集。在《诗刊》“第35届青春诗会专号”上,我按要求写了一篇创作谈,从诗歌关照的主体方面,谈到了当时自己从“自我”到“他人”的努力,也畅想了诗歌的世界应该更为广大,从个体,到群体,直到人类命运的整体愿望。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仍走在这条大路上,虽然比较缓慢。

谢默斯·希尼把诗歌写作分为三个阶段。他说,诗歌写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写作本身就是目的,出于一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焦虑”;第二个阶段,“是带有一定社会关系和情感说服力,也可以说是超越了‘自我’的”;在最后也是最高的阶段,他把诗的绝对职责确定为“不妥协地追求诗歌洞见和诗歌知识”。虽然我短暂的诗歌写作还无法用“阶段”来划分,但欣喜地发现,我当时的努力确实暗合了这种阶段的前进和上升。其中,我也确实写过不少关于“诗歌”的诗歌,两本诗集中都有,它们一直和我同行。

我想,一首首诗的完成,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坚持,一名诗人和他的诗歌都会有向好的变化,而且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也是如此。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 ②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二期支持项目公布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二期支持项目,共17个。

这些项目包括:阿舍《阿娜河畔》、陈河《误入孤城》、次仁罗布《绿松石屋顶》、范稳《青云梯》、格非《浮世余情》、老藤《北爱》、李师江《丝路古船》、柳建伟《天堂的桥》、陆天明《沿途》、马金莲《骨肉》、欧阳黔森《震旦》、齐橙《何日请长缨》、邵丽《金枝(全本)》、苏童《咸水塘史》、熊育群《金墟》、徐坤《神圣婚

姻》、张广天《来日可追》。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于2022年7月启动,由中国作家协会牵头,联合全国重点文艺类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网络文学网站以及文化类网络平台等,成立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议,由成员单位定期向中国作家协会推荐申报优质选题,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打造优秀文学作品。 据中国作家协会



写不尽的年味儿

春节是我们一年之中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在作家笔下,美好的年文化充满祝福和希望,意义深切。

冯骥才:为母亲备足八样年货

冯骥才写的“春节八事”,是他个人过年的惯例。其中提到“备年货”时,是这样写的:“每逢腊月,友人们便笑道:‘大冯又忙年了。’年的心理是年货要备得愈齐全愈好,以寓来年的丰足。备年货时母亲是重点。母亲住在弟弟家,所以多年来一直要为母亲备足八样年货一一送上。大致是玉丰泰的红绒头花,正兴德的茉莉花茶,还有津地吊钱,漳州水仙,宁波年糕,香烛供物,干鲜果品,生熟荤腥。母亲今年九十高寿,应让她尽享与寿同在的美好的生活与年意。”

陈忠实:村巷弥漫馍的香味儿

陈忠实笔下的春节是朴实的,有着最简单的快乐。在《过年:家乡圆梦的炮声》一文 的字里行间,他将陕西老家的年味儿向我们娓娓道来:

“到春节前的两三天,家家开始蒸包子和馍,按当地风俗,正月十五之前是不能再蒸馍的,年前这

几天要蒸够一家人半个多月所吃的馍和包子,还有走亲戚要送出去的礼包。包子一般分三种,有肉作馅的肉包和用剁碎的蔬菜作馅的菜包,还有用红小豆作馅的豆包。新年临近的三两天里,村子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一种诱人的馍的香味儿,自然是从那家刚刚揭开锅盖的蒸熟的包子和馍散发出来的。

小孩子把白生生的包子拿到村巷里来吃,往往还要比一比谁家的包子白谁家的包子黑,无论包子黑一成或白一成,都是欢乐的。我在母亲揭开锅盖端出第一屉热气腾腾的包子时,根本顾不上品评包子成色的黑白,抢了一个,烫得两手倒换着跑出灶房,站到院子里就狼吞虎咽起来,过年真好!天天过年最好。”

肖复兴:饺子是“压轴戏”

肖复兴在《年味儿》中写年味儿就是家的味道:“年夜饭,更能够体会到每人的参与和年的意义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这大概可以称之为年的味道。不管穷人家,还是富人家,丰简由人,却都要自己动手。必须要在各自家里吃,而且必须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动手的。年的仪式感、年的气氛和过年的心情以及对团圆渴望期盼的心愿,也都体现在这样的仪式之中了。

从腊月二十三之后到年卅的日子里,每一天都不能够闲着,都安排好了关于年夜饭的密密麻麻的节目单。各家都忙忙碌碌,红红火火。准备了那么多日子的美食,如同生旦净末丑一起隆重登场,而其中的饺子,是必须要在鞭炮齐鸣中最后亮相的,那是年夜饭这出大戏里梅兰芳的压轴戏。当然,最后再吃几个素馅饺子(里面必须包一个铜钱饺子以求吉利),这是年夜饭的尾声,甩出的最后一抹高腔的余音袅袅。然后去守夜、祭祖、团拜、迎神,这个年才算是真正地拉开了大门,迎接我们一步步迈进了春的里面。” 本版编辑整理



洞悉生存的形而上之道

段崇轩

哲理性或哲学意味,并不是对小说的普遍、硬性的要求。但富有哲理性的小说,一定是一种高层次的小说,反映出作家“超凡脱俗”的感悟能力。

小说的精神性,表现的是作家对人的、国民的、时代的精神性的把握;小说的哲理性,表现的则是作家对社会、人生、世界的形而上奥秘、规律的洞悉。后者更有理性特征。文艺理论家顾祖钊指出:“所谓‘哲学意味’,应当先从‘哲学’来理解,哲学是人对于宇宙人生普遍规律的最高一级的思考与概括,它属于形而上的层次,是抽象的。‘意味’则是一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感知因素,它属于形而下的层次,是具象的。”他把文本的思想意蕴分成三个层次,依次为历史内容、哲学意味、审美情韵。由此可见哲学意味的重要。新时期文学以来的许多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韩少功、矫健等,都创作有优秀的哲理小说,且大抵为短篇小说,显示了他们的哲学修养和理性洞察力,但新世纪以来这样的作家已然不多。

罗素启迪人们:“像上帝那样去看。”人的观看、观察笼统划分有两种,一种是“以道观之”,即用超越个人、现实的观点观照一切;另一种是“以物观之”,即用个体的、事物的观点观察事物。“以道观之”即是“像上帝那样去看”。2022年,蒋一谈的科幻小说引人瞩目。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文学,在故事情节与叙述方法上自成体系。蒋一谈把纯文学的思想艺术元素融入科幻小说,提升了其品位。他在这类作品中,努力用“上帝之眼”,

去观察人与现实、世界,人与、机器人等各种关系,发掘着生存的奥秘与真谛。《月球之眼》写地球人阿部在月球上搞科研种蔬菜,以及他与月球机器人图图之间的有趣故事。人在死寂的月球上生活、科研,罹患抑郁症,地球上的家庭也解体了;而人造的月球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向往地球上的人间,但当“他”到达地球看到美丽的月亮时,又绝然地跳海了。小说颇有钱锺书《围城》的寓意,揭示了人类荒诞而尴尬的生存处境,机器人同样难以逃脱。《2049》写的是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AI与人类互相合作又互相监控、互相依存又互相禁锢的可怕情景。《说文解字》写的是孤独老人与保安机器人的微妙关系,人的孤寂、无助,机器人的学习、人化。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人机、人际关系,未来的发展喜忧参半,蒋一谈打开了一个新的题材和主题领域,充满了想象、智慧、哲理。

周大新的《云兮云兮》写的也是人与机器人的关系,讲述了“我”带着美女机器人云兮回到老家农村,发生的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是一篇喜剧小说,表现了农村青年寻找对象难的社会问题。荆歌的《草原原景》,描写城市年轻人,象坐在楼房阳台上看星星、等飞碟,开赴草原晚上看星星、望银河。不管是那位祖先是天文学家的王晓明,还是父亲失踪多年的柳琳琳,他们生活在油盐柴米、悲欣离合的现实中,但并没有放弃展望未来、仰望星空的精神信念。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已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生存和精神追求。

2022年的短篇小说,有些作品深入到现实的社会、人生中,从中感悟、提炼那种哲理性问题,它虽不是一些恒久、重大的问题,但仍然是超越性的,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张惠雯的《黑鸟》讲述了一位中国女子与美国男子的爱情婚姻故事,其中蕴含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与分裂。冲突的触发点就在情感与金钱的不能调和上。女子重感情、重家庭,男子重理性、重契约,在买房、装修、购物、请客上,特别是房产证的署名上,女子理解、忍让,但最终难以调和而分道扬镳。文化是一种精神的、传统的东西,物质对它有着制约、支配的作用,但很多情况下,它又控制、主宰着人的物质、现实生活。在这个层面上,它又是哲理性的。王手的《健美者说》叙述了“我”30多年练健美的故事,从追求力量、实用,到为了好看、健身,到体验快乐、修身修心,是一个不断从肉体向精神、向生命的升华过程。情节饶有趣味,主题新颖独特。如果作家能强化情节描写,突出对人的精神、生命的表现,小说会更精彩、深邃。

爱情、婚姻是一个常写常新、内涵无限的题材领域。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已经从着重描写人的感情、欲望,转向了人的理性、精神方面,也就是说具有了某种哲理内涵。横行胭脂的《离婚吧,霍先生》,表现了文化、学术对知识分子情商、精神的“异化”。霍无限与魏瓔路都是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献身学术。但霍成为书呆子,凡事只从理性角度思考,因与魏哲学观点不同就闹着离婚,沉浸学术研究淡忘了夫妻感情。而魏期望得到丈夫的爱,百般努力,忍着病痛,结果丈夫又与自己的研究生同居。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表面光鲜、岸然而却呆板、冷漠,连起码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也难以应对了。文化、学术成为知识分子的“异化”力量。夏鲁平的《遥远的筒子楼》,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呈现了知识分子住筒子楼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执着追求。罗志贤、“我”父亲,这些保密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住在狭窄、混乱的筒子楼里,显出他们世俗、卑微、窘迫的一面;但他们却肩负着神秘、尖端的科研任务,为国家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困难时期生活中的苟安、犯错,成为他们心中的暗伤,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直至晚年。形而下的世俗生活与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构成了他们生命的双极现象。纷繁的社会、人生中,充满了或隐或显的哲理,作家洞察、把握住了这些哲理,就可以使自己的创作进入一种新的境界。

②